

莲花令，

藏执念万千；

半莲池，

纳诸世俗愿。

一间神秘花坊，

掀开一段奇幻物语

花清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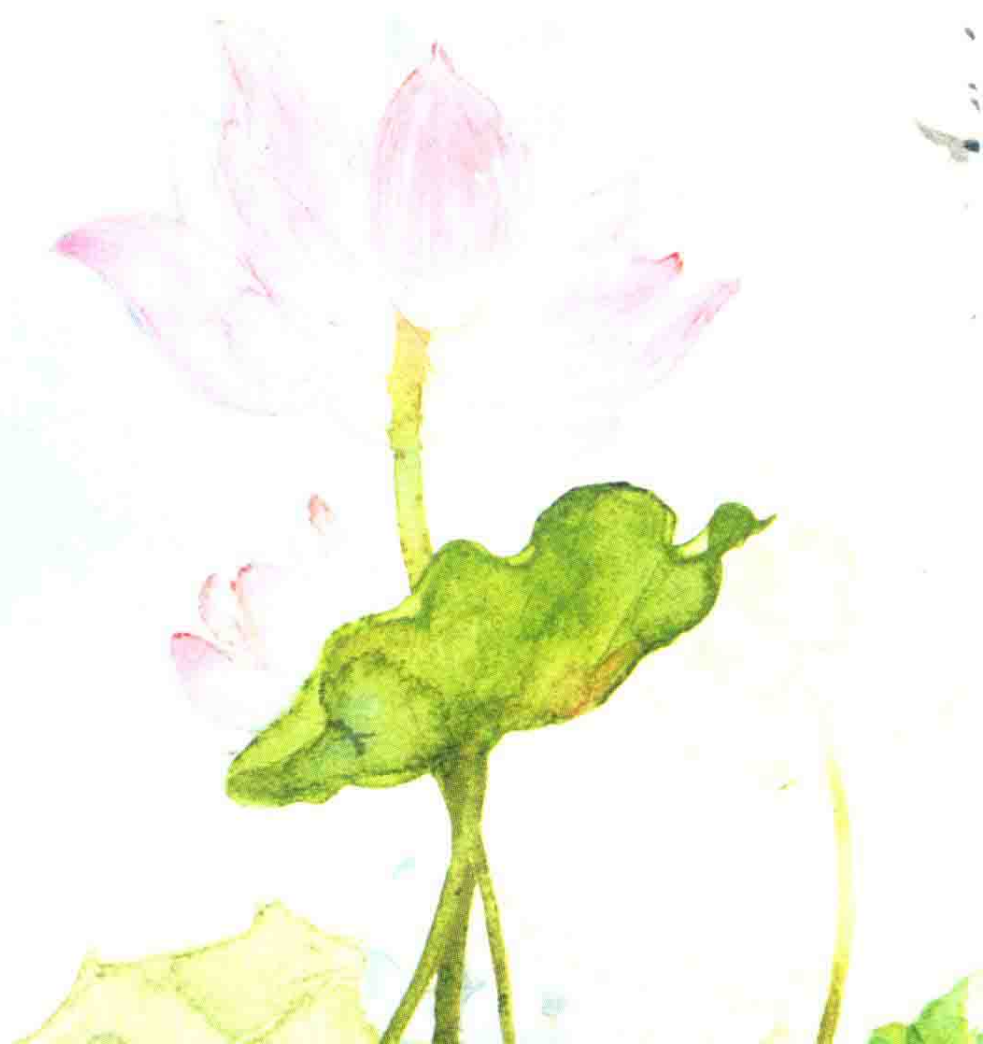
半莲池



BAN
LIAN
CHI

上

今日号牌已满，
烦请客人明日再来。





BAN
LIAN
CHI

①上

花清晨——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半莲池 : 全2册 / 花清晨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594-2791-5

I. ①半…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4157号

书 名 半莲池
作 者 花清晨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暖 暖
特约编辑 诗 杰 绪 花
营销统筹 杨 迎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封面绘图 唐 卡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664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791-5
定 价 6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MEMORY HOUSE

记忆坊文化

朱子
BAN LIAN CHI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共生	205
第八章	沉澹（三）	192
第七章	执着	181
第六章	沉澹（二）	149
第五章	初见	140
第四章	沉澹（一）	121
第三章	彼岸	082
第二章	狐真	024
第一章	素友	001



第一章 素友

残缺的青石砖一直延绵向破旧不堪的小巷深处。夏日的雨后，路面长满了青苔，十分滑，一路上有不少人摔倒。

一身污脏破旧衣衫的阿怜坐在断成两半的青石板上，手中扇着前几日从富人家后门的弃物堆里捡回来的芭蕉扇，两眼不停地张望着巷口。

素娘怎么还不来？每逢初一、十五，素娘一定会带着热腾腾的饭菜在这里等着她。她来了已经差不多快一个时辰了，却还没有见着素娘的人影。

阿怜有些焦虑，手中的芭蕉扇越扇越热。她开始担心素娘出了什么事。收了扇，她打算去素娘家一探究竟。这时，巷口远远地走来一位身形婀娜的妇人，灿烂的笑容立即爬满了她脏兮兮的小脸。

她挥着手，一路迎过去，高声叫着：“素娘。”

素娘见到她，吟吟一笑，袅袅走来，裙摆处藤蔓的暗纹在阳光的照耀下若隐若现。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我以为你出了事呢？正想着去茶楼找你呢。”阿怜激动地说了很多。

她眨巴着黝黑的眼眸，望着眼前美艳动人的素娘。在阿怜的眼中，素娘除

了是这世上最美的人，也是这世上心地最好的人。若不是素娘，她早就在寒冷的冬夜饥寒交迫而死，而不是安然地活到今日。她觉得素娘就是位仙女，不是菩萨。

阿怜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作顾影怜，也是素娘给起的。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姓什么，一直带着她乞讨的老爷子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就去了，也没能给她起个像样的名字。自她记事以来别人都管她叫阿黄，可能是她长得面黄肌瘦，也可能是老爷姓黄吧。素娘说阿黄是狗儿的名字，女孩子家怎么能取个狗名，于是就给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顾影怜。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她并不懂这句诗是什么意思，但是从那天开始她就有了自己的名字，顾影怜。

素娘摸了摸她污脏的头发，道：“怎么会不来呢？今日有事耽搁罢了。”

这世上，也只有素娘不会嫌弃她是个小乞丐，不会嫌弃她污脏的头发和褴褛的衣衫。

“素娘……”阿怜看到素娘右眼处的红印，虽然已经淡去，但根据以往的经历，差不多也能猜出发生了什么事，“你家老爷又打你了？什么时候打你的？”

素娘苦涩地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收回衣袖，打开食盒，取出新做的点心。纤细的腕骨，细白的手背，随着衣袖的拂动，已经在慢慢变淡的血红印看上去依旧很瘁人。

阿怜一把捉住素娘的手，轻轻地掀起她的衣袖，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呈现在眼前。阿怜愤慨地说：“你家老爷又喝酒了吗？为何他每次喝完酒，总是喜欢打你？像你这样好的娘子上哪儿去找啊？他简直一点儿人性都没有！”

素娘是京城最有名的德盛茶楼徐老爷的填房。徐老爷喜欢做善事，每逢初一和十五派米给城里穷苦的人，全京城的人只道他是个大善人，都道素娘是嫁了个好夫家，可谁都不知道，这徐老爷每次喝完酒或者做完善事便喜欢虐待和折磨素娘，每一次都会将素娘打得遍体鳞伤。

机缘巧合，阿怜认识了好心的素娘，才知道素娘过的根本就是非人的日子。素娘年轻貌美，自打她嫁给徐老爷做填房，茶楼里新来了不少客人，全都是冲着素娘去的。年过半百的徐老爷疑心病重，总是阴暗地认为素娘不守妇道，与茶客有染，所以才会每次喝完酒或者做完善事毒打素娘。最严重的一次，已有五个月身孕的素娘被徐老爷一脚从楼梯上踹了下来，孩子没了。全京城的人只道素娘自己失足从楼梯上摔下来，将孩子摔没了。

有好几次，阿怜想将这件事宣扬到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徐老爷根本不是什么大善人，而是喜欢家暴的伪君子，但都被素娘阻止。所谓家丑不外扬。

素娘拍了拍她的手，拉下衣袖，用筷子夹了一块豆沙糕给她：“我已经习

惯了。先吃点心吧。”

这无人的后巷是阿怜与素娘的秘密之地。

以前素娘做了饭菜拿给她吃，被别的乞丐瞧见，便会被一抢而空。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美食在别人的口中咀嚼，自己依然是饥肠辘辘。后来，被素娘撞见一次，素娘便约了她在这个无人的后巷里，偷偷将食物给她吃。也只有这一刻，她可以跟素娘说一些话，比如这几日城里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谁家的老爷娶了第几房小妾，谁家的公婆大打出手吵上公堂，谁家的儿子抢了爹娘的钱财……

“素娘，你真好，要不是你，我早就饿死了。”她是一个乞儿，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娘的乞儿。

素娘声音放轻柔了，道：“没有我，也许还会有别人呢。”

阿怜吞下豆沙糕，道：“素娘，你走吧，离开京城，离开德盛茶楼吧。不然，你早晚会被徐老爷打死的。”

素娘苦涩地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说：“没用的。我跑过，最后还被抓回来了。”被抓回来的后果更惨，她在床上躺了足足半个月。

阿怜看着素娘哀伤的眼眸，一时间也没有言语。

素娘突然问道：“小怜，你知道城西新开了一家花坊吗？”

阿怜睁大了眼睛，微愕道：“你说的是那个一个月前新开的，门头有块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牌匾，全城有钱人家的大房小妾都喜欢抱团去的那个神神秘秘的花坊？好像叫什么……叫什么半莲池？”中间那个字她不认识，还是同为小乞丐的二狗子告诉她的，说是跟她的名字一样念“怜”。

“对，对，叫半莲池。就是这家。”素娘哀怨的眼眸突然闪着希望的光彩，声音变得激动起来，“你知道怎么走吗？”

阿怜点了点头，道：“当然知道！哎哟，最近真是奇了怪了，不想知道这什么花坊的事，都有人不停地在你耳边叨咕。昨个晌午我还听二狗子跟我说，城北米庄柳家的小妾去谢恩，说什么在花坊买了花之后回去，便有了身孕；还有前面那条街满贯银庄魏家的大房也去谢恩，说什么买完花之后，几房小妾全被老爷赶出家门，重获魏老爷欢心；还有那谁家的儿子一直榜上无名，就连花钱捐个官都无人肯收银子，也是因为半莲池买完花后，前些天说是去了衙门当师爷。你说这家花店邪不邪？究竟是卖花呢，还是狐大仙庙呢？”

也正因为这些神奇的事一传十，十传百，才有很多人去这家花店，阿怜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跟二狗子两人从城东到城西跑了很远的路才找到那家花坊，希望买了花，以后再也不用当乞丐。谁知，那家卖花的人狗眼看人低，见他们是乞丐，便将他们给轰了出来。

所以她又一次认清事实，只有有钱人才能有愿望，穷人有的只能是奢望。

素娘听了阿怜的话后，柔媚的眼眸更加晶亮。

阿怜忽然反应过来，激动地拉住素娘的手，道：“素娘，如果那家花坊真的像坊间传言一样那么神，你就有希望离开德盛茶楼，再也不用受罪了。”

素娘点了点头。

“素娘，我带你去。”阿怜一下子跳了起来，顾不上吃点心，拉着素娘便往巷口跑去。

阿怜拉着素娘的手，一路快步奔走。

从城东到城西的半莲池花坊，三四里路。这短短的三四里路，对平日里为口热饭热菜走街串巷惯了的阿怜来说，毫不费力，但对身子娇柔，足下三寸金莲的素娘来说，差不多要了她半条命。

二人穿过一条后巷，总算是到了地方。

阿怜指着街对面的“半莲池”说道：“素娘，到了，就是这里。看，这招牌上的金漆是不是要把人的眼都闪瞎了？”

素娘望着那一块金字招牌，手下意识地紧紧攥着衣角，细眉深锁。

若说“半莲池”相较城中的那些花坊有何区别，除了门前无花，门内幽暗之外，便是门头上悬着的金字匾额。匾额上“半莲池”三个字刚劲有力，潇洒脱俗间却隐隐暗藏着一种逼人的气势。

在阿怜看来，若不是上次在门外闻到一股子特别的香气，怎么看都不觉得这里是家花坊。花坊不是该开在人头攒动的闹市吗？谁会将一家花坊开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呢？可偏偏这里就是邪门得紧，这么远的地方都能吸引许多客人前来买花。

门前立着一个十来岁的小童，正在派发今天买花的号牌。自打上次她跟二狗子连门都没进便被轰出人群之后，两人就在这里蹲了一天。这里每天只派三十个号牌，号牌派完，就要等到明日起早。听过买花需要凭号牌的吗？没有！怕是全京城也只有这一家吧。就连城中回春堂的名医张也没有像这间花坊的主人这般紧俏。她怎么看都觉得这里与那些江湖术士专门讹人钱财的地方更像一些。

她瞄了一眼排队的人，又瞄着小童手上发着的号牌，眼见号牌只剩下三四个，她便又拉了拉素娘，道：“糟糕！号牌要发完了。”

若是今日拿不到这号牌，意味着明日一早还要来跑一趟。素娘不是每日都可以出来这么远的。

阿怜想都没想，松开素娘的手，一个箭步冲过去，赶在小童将手中最后的号牌递给一位腰身圆滚的妇人前，将那块号牌扑在了手中。号牌虽是抢到，但力道太大，她一个踉跄冲倒在了地面，摔了个狗吃屎。

腰身圆滚的妇人发出一声尖叫：“啊！你这个作死的小叫花子，居然敢抢老娘的号牌？！还给我！”

阿怜早已练就一副跌倒立即爬起的好身手，妇人肥硕的脚尖还没踩着她的衣摆，她便已经跳回素娘的身边，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

花坊的小童一见是阿怜，扬着下巴，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势利地说道：“你这泼孩，前几日已被我赶出人群，不想今日你竟公然抢号牌？快将号牌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阿怜挺直了胸膛站在小童面前，回瞪他，毫不示弱地道：“哈？！小爷是泼孩？那你是什么东西？明明年纪跟小爷我差不多大，居然好意思叫小爷我泼孩？号牌是小爷我抢的又怎样？你们这里凭号牌购花，又没有说不可以抢号牌？小爷凭什么还给你？”

小童将一块牌子举在她的面前，指着上面的四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不认识上面的字吗？按序拿牌。按序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抢。号牌拿出来。”

阿怜一下子憋红了脸。这个小童上一次已经羞辱过她和二狗子穷，这一次又羞辱她不识字。她一个乞丐怎么可能识字？！她将号牌收在身后，连退了几步，说：“小爷我才不管什么按序拿牌，小爷我抢到了就是抢到了，号牌现在在小爷我手里，小爷我就是有资格买花！”

肥胖的妇人骂道：“你这下贱的货，快把号牌还给老娘，不然老娘抽死你！”说着，这位妇人冲过来就要打阿怜。

素娘连忙用身体护住阿怜，妇人的一巴掌结结实实打在了她的脸上。素娘白皙的脸颊上立即现出五道粗粗的指印。

顿时，阿怜像一只发怒的小狮子一样，彻底地暴发了。她猛地跳起来就往妇人身上撞。妇人身形肥胖，行动笨拙，哪经得起这一撞，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阿怜不解气，冲着她身上吐了好几口口水。若不是素娘拉住她，她还要将自己的臭鞋踹上那胖妇人的脸上。

胖妇人口中骂着，爬了好几次都没有爬起身，在小童的搀扶下才好不容易爬起来。身上的衣衫脏乱不说，梳好的发髻早已乱成一团。她不停地尖叫着，发出杀猪般的嘶叫声：“杀人啦！杀人啦！小叫花子杀人啦！”

原本拿不到号牌的人都渐渐散去，又因阿怜突然出来抢号牌，迅速聚了回来看热闹。从一开始的窃窃私语，到后来往素娘身上指指点点。

小童忍无可忍，将身后的另一块牌子拿了出来，举在阿怜的眼前，厉声道：“上一次，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们半莲池的规矩是：乞丐与狗不得入内！”

阿怜看着木牌上的几个字，咬着牙，心里的一团火猛地一下子燃烧起来。

本来她不识这几个字，但是上一次被羞辱之后，二狗子教过她。这一次若

不是为了素娘，她才不会再来这里受一次羞辱。

她将号牌塞进素娘的手中，然后转身用力地推向小童手中的木牌。

小童被她推得重心不稳，连连向后退去。

她一把扯着小童的衣襟，骂道：“乞丐与狗不得入内？乞丐跟你们有仇吗？乞丐杀了你们全家吗？你那狗眼看人低的师父，定下这种狗屁规矩，他不是上辈子是个乞丐，就是下辈子一定做乞丐！”

“你胆敢侮辱我师父！”小童的脾气也上来了，反手扯住阿怜的破衣衫。

两个小孩在一瞬间打成了一团。

素娘紧握着手中的号牌，几欲伸手拉开两个孩子，反被两人推倒在地。她跌坐在地上无力地哭喊起来：“阿怜，别打了，我今天不买花了，我不买了。号牌还给他们便是。”

阿怜根本听不见素娘的哭声，她一拳将小童打倒在地，骑在他的身上，揪着他的领襟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你师父连给我们乞丐提鞋都不配！不就是个卖花的，傲气什么？！这辈子卖花，上辈子、上上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他就沦为乞丐！你也跟着做小乞丐！”

她举起拳头就要往小童的脸上揍去，眼看她的小拳头就要落下，她的手腕被人紧紧地拽住。

“放手！”她回头，当看清拦住她的人，一瞬间愣住了。

眼前的男子也许是阿怜长这么大见到过最好看的男子，就连媚香楼头牌最美最妖娆的媚姬姑娘到了他的面前，怕也是逊色不少。俊美的面容就像是经手艺最高超的师傅精雕细琢过一般，剑眉星目，鼻梁挺直，精致的容貌让人丝毫不感觉不到阴柔之态，削薄紧抿的唇形极为优美，因俯身而垂于身前的发尾，丝丝交错却并不凌乱。

白衣胜雪，衣袂飘飘，谪仙一样的男子……

在阿怜有限的学问里，也只有“谪仙”二字。

小童见着，激动地哭喊道：“师父，师父救救徒儿……”

阿怜惊愕地看着身后的男人，下巴险些掉地。

师父？

这样一个美得不似在人间的男子，他竟是半莲池的主人？也是就她口中诅咒着上辈子和下辈子都是乞丐的人？没见到真人，她敢这样说，可是当人站在她的面前，她觉得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确切地说，他是她活了十三年见到过的最好看的男人。虽然她做了十三年没有性别之分的乞丐，却是头一次，那隐藏在胸腔内的少女之心开始萌动。

她就这样傻傻地一直盯着他看，早已忘了打架的事。

忽然，手腕处一阵收紧的力量让她疼痛得叫了起来：“哎哟，轻点，轻点，要断了，要断了。”她顾不得被她骑在身下的势利眼小童，跟随着那份疼痛，一点一点慢慢起身。

半莲池的主人毫无怜香惜玉之心，虽然她的外表和衣衫丝毫看不出女子的影子，但她的内心和内在是十足的女孩子家。

他手臂一扬，将她整个人扔出几米开外。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不停地哀号：“哎哟……”

素娘见着，连忙上前扶她：“阿怜，你没事吧？”

小童迅速地爬起身，抹着眼泪缩在了美男身后：“师父，这个小叫花子刚才不仅抢了别人的号牌，想插队，还不由分说地打我，呜呜呜……”

阿怜揉着屁股，扯着嘴角骂道：“放你的狗臭屁！小爷我是抢了号牌，但是你先举个牌子侮辱小爷我。谁是狗来着？难道乞丐就不是人吗？就你有爹娘生，小爷我就没爹娘生吗？”

小童被骂得向师父的身后缩了缩身体。

美若仙人的师父忽然走向阿怜，手一伸，语气冰冷地道：“拿来。”

他冷如寒冰的双眸，不怒自威，叫人看了没来由地身体一阵发寒。这种迫人的气势，让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半莲池的招牌。她瞪着眼前手指修长骨节分明十分好看的手装死：“什……什么拿来？”

素娘明白过来，刚要将手中的号牌交出，阿怜连忙拦住，抢了回来，低声说：“素娘，等下一次，你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哎哟……”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完全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只觉得虎口之处一震，一阵痛麻，号牌掉落在地。她刚想去捡，但号牌根本就不在地上。只是眨眼的工夫，号牌就消失了。

她惊愕地抬眸，方才向她伸出的手中已然捏着一块号牌。她看着他的身影就像一道白光，眨眼的瞬间便立在了半连池的门口。

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人知道号牌是怎样回到他手中的。前来排队的人更加相信这位神秘的半莲池主人有通天的本领。

先前那位胖妇人，一见号牌被取回，立即扭着胖墩的身子挨上前，娇羞地问道：“玄先生，奴家今日是不是有幸能买到一朵花啊？”

玄遥连眼皮都没抬，只是将手中的号牌扔给小童，言语冷淡地吩咐：“这个作废。”

“遵命，师父。”小童将胖妇人与师父隔开，“对不起这位夫人，您没有拿到号牌，明日请早。请拿到号牌的客人们在厅堂等候。”

客人陆续走进厅堂等待，只有胖妇人接受不了现实，难以置信地尖叫，脸上的肥肉跟着不停地抖抽：“什么？！不！不！那号牌明明就是我的。”

玄遥冷冷地瞪了她一眼，她便突然像是受宠若惊一般，抹干了眼泪，转身就走，口中不停地念叨着：“我明日再来，我明日再来。”

阿怜眼见着玄遥就快要走进花坊，她迅速地从地上爬起，冲过去挡在他的身前：“你不能作废！不管那个号牌是不是我抢来的，但是我的确拿到了。你们就不能作废！”

“让开。”玄遥面无表情地吐了两个字。

“除非你卖花给我朋友。”阿怜张开手，挡住门。

“让开。”玄遥的声音更冷。这样冰寒的声音似乎在告诉世人同样的话不允许重复三遍。

阿怜纠结地皱起眉头，哀求地说道：“玄先生，之前是我不对，就当是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她没有什么能报答素娘的，既然这个姓玄的美男卖出的花能帮人完成心愿，那她就是豁出去了也要帮素娘买到花。

同样的话，玄遥的确没有说第三遍，而是直接伸手又一挥，再一次将阿怜打了出去。

阿怜只感觉脸上一阵阴风扫来，甚至他的衣袖不曾沾她的脸，她的人已经被挥出几米开外。若说第一次她被扔出去，是她失神，那这一次绝不是偶然，她确信这个玄先生一定有本事可以帮助素娘。

她想再冲过去，但素娘一把拉住她，叫她别再说了。

素娘不想买什么花了，今日之事，已经害得阿怜遍体鳞伤，她不想阿怜再继续为她受伤。

阿怜却不甘心地说：“让我朋友买一朵花，你们又没有什么损失。”

小童见着，插嘴道：“喂，小泼孩，都跟你说了，我们半莲池不欢迎乞丐。你要是真心想帮你朋友，就让你朋友明日一早自己来取号牌。你朋友若是诚心想买花，又怎么怕排不上队呢？”

小童的话一下子又惹毛了阿怜，她瞪着眼看着门内的玄遥，她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俊逸若仙的男人没有一颗慈悲之心，如同那些势利之人一般瞧不起穷苦的乞丐。她爬起身，再一次冲到门前，冲着玄遥的背影大声地骂道：“你为何这般憎恶乞丐？像你这样能帮助世人的人不是该有一颗慈悲为怀的心吗？”

慈悲为怀的心？玄遥对这句嗤之以鼻，他从出生到现在从来就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

得不到回应，阿怜继续叫喊着：“难道你以前当过乞丐，被乞丐羞辱过，所以才这样憎恶乞丐？你若是做过乞丐，就更应该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有多艰辛，而不是看不起我们。”

“你你你……简直是找死！”小童的声音都开始颤抖。乞丐是师父最忌讳

的人群，他也不明白师父为何最讨厌乞丐，自从他记事开始，每跟师父到一个地方，师父对乞丐都避而远之，神情之中流露出一种厌恶。这小子这样明目张胆地骂师父，铁定死定了。

果不其然，玄遥定在门外没有进门，他的周身隐隐约约开始笼罩着一团强势的怒气。

阿怜继续说：“看来被我说中了！难怪这么瞧不起人！像你这样，拥有一颗这样阴暗的内心，就算你的花能帮人消病除灾，那也只是暂时的。一颗阴暗腐烂的心永远不可能真正救得了人。”

素娘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伸手将阿怜拉在了身后。下一刻，玄遥便已经立在了她们的前面，表情阴冷地看着阿怜。

素娘颤着声音，道：“小孩子不懂事，还请……玄先生……你大人有大量。我们……今日就不买花了，改日再来。”

素娘强拉着阿怜，转身离开。

玄遥凝神看了素娘的背影许久，这个女人内心的怨念极强，如此强烈的怨念却一直被压抑着没有释放。这正是他要的。

“去，把方才的号牌给她。”

小童突然听到师父改变主意，一阵惊愕，很快反应过来，便追上前拉住了素娘：“这位夫人请留步，这是你的号牌，请去厅堂等候。”

素娘惊住。

阿怜拉住素娘的手，开心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

一直愁眉不展的素娘终于露出了笑容。

小童将二人迎进半莲池，指着店堂角落的位置叫两人不要随便离开，便去招呼其他客人。

阿怜和素娘缩在角落，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半莲池”与阿怜想象中的并不太一样。不大的店堂，北面靠墙的位置竖着一排药柜，药柜的前方是截高高的柜台；东面摆放着一对红木雕花太师椅，太师椅的上方悬挂着一幅画，画中画满了莲叶与荷花，与“半莲池”的名字倒是相得益彰；进门的右侧，也就是屋子的南面，端正地摆放着一排大红酸枝雕花云石面圆凳供客人坐，圆凳上坐着几位先前拿到号牌的客人；左侧的墙面两道门，每道门都垂着竹帘，叫人看不清门内的真实。店堂内飘散的那股子不知名的花香便是从这两道门内散发出。

除了飘散的花香外，屋子里根本见不到一朵花，这样的格局，让阿怜再一次觉得这里一点都不像是花坊，反倒是像一个没有大夫的医馆，而这些买花的

客人更像是病入膏肓乱投医的病人。

一个时辰过去了，店堂内买花的客人只剩下阿怜、素娘和一位穿着显贵的中年妇人。贵妇人一直闭着双眼，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端正地坐着，口中一直在喃喃地不知念着什么。

阿怜观察这位妇人许久，从她进来开始，她就未见这位妇人睁开眼换过姿势。真是好定力！

先前与阿怜打架的小童，时不时从竹帘内进出，每进出一次便会看向阿怜，愤愤地瞪她一眼。

阿怜以眼还眼，不停地翻着白眼，既然不能近身相搏，这眼神大战她才不会输。

又坐了一会儿，小童叫着贵妇人的号牌。当贵妇人的身影隐没在竹帘后，阿怜便挨近素娘，悄悄地附在素娘的耳边道：“素娘，那两道竹帘内，怎么只见人进，不见人出来，你说那个玄先生会不会是妖怪？”

从走进这里，她看见第一个进去的人就一直很好奇，为何走了这么多的人，不停地有人进去，却始终不见一个人从原路返回。她内心生出一种恐怖的感觉：那个谪仙的玄先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妖怪。

素娘轻声回道：“不会，每日进出这里的人这么多，若是不停地有人少，城里的官兵早就来查封了。这里或许还有其他的门，客人们也许买完花就从其他门走了。”

阿怜噘着嘴，突然看到小童掀开竹帘从中走出来，她有些激动地跳起身。

小童扫了她一眼，转向素娘，道：“徐夫人，轮着您去花室选花，请您随我来。”

阿怜想要跟着一起去，小童立即伸手拦住她道：“我家师父同意让你进半莲池，已经算是开恩了。就算徐夫人是你朋友，你也只能在这里等。客人选花的时候旁人不可打扰，这是我们半莲池的规矩。”

规矩规矩！这世上许多的狗屁规矩全都是有钱人定出来圈着穷人的，永远只对穷人起效。

要不是看在素娘的面子上，她铁定又要跳起来跟这个小童理论一番。

素娘拍了拍阿怜的手，叫她安心，挑完了花很快就来接她。

素娘的身影消失在竹帘后，阿怜突然有些坐立不安。不知为何，隐隐约约，她总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她来回走动着，不停地张望着竹帘，从圆凳到太师椅，几乎每张椅凳她全坐了个遍，可就是不见小童出现。她本以为挑一朵花很简单，可是从前面的客人看来，这位神秘的玄先生似乎还要替买花人排忧解难一番。

门外的阳光慢慢斜移，门框的影子正投下来，已是晌午。

她在这圆凳上坐了这么久，终于坐不住了，先前心中那不好的预感也越来越强烈，她觉得素娘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她不想再理会这里的什么狗屁规矩，反正这里现在没有人拦着她。她要去找素娘！

她跳过去，正想要掀起素娘走进的那道竹帘，岂料竹帘突然被掀开，里面走出一个人，她猛地一下子被撞得往后连退几步，身体晃了几下始终没有站稳，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玄遥从门中走出，见着跌坐在地上的阿怜，轻描淡写地瞥了一眼，走向柜台内，仿佛方才的一切与他无关。

“素娘呢？”阿怜从地上爬起来，一脸焦急地追问他。

玄遥仿佛没听见一样，拉开抽屉，将一袋白花花的银子随手倒在了抽屉里。

阿怜瞪着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她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差点闪瞎她的狗眼。

这时，小童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站在了阿怜的身后，惊奇地叫道：“咦？你怎么还没走？徐夫人走了快半个时辰了。”

“什么？半个时辰？”素娘进去之后，她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一个时辰，却没有一个人告诉她素娘已经离开。

什么鬼地方？！

她捏紧了拳头转身就走，还未踏出半莲池的大门，便听到身后传来一个淡漠的声音：“奎河，用艾草烧些水，把这里每一张椅凳都擦洗一遍。”

“是，师父。”奎河是小童的名字。

阿怜气愤地回头，瞪着正走出柜台的玄遥。即便是长相再逸尘绝美，气息若仙，但是拥有一个黑心的人，怎么可能是帮助人实现愿望的善人，根本就是来自十八层地狱的恶鬼。

自始至终，玄遥都没有看她一眼，径自走回竹帘内。

奎河瞪着眼，气道：“都怪你！非要把这里的凳子全坐一遍，只坐一张你会死吗？你这个又脏又臭的小叫花子，还不快走？！”

“你！”眼下不是恼气的时候，她得要找到素娘，将素娘安全地带回家。

她咬着牙，转身冲出门。

离开了半莲池，她便一路狂奔，跑到德盛茶楼时已是一天中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她直接瘫坐在茶楼对面的一口井旁。隔壁豆腐店的老妪正在费力地打着水，借着帮忙打水的机会，她提了一桶水上来，将头整个埋进了井水中，冰凉了好一会儿，才又瘫在了井旁。

浑身湿漉漉的，冰凉的井水却依旧降不了心中的焦热。一路上都不见素娘